

渠岩： 守护共同家园的神圣性

■ 本报记者 李亦奕

作为第一批用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者，渠岩带领团队已进行了10余年的乡建工作。从许村到青田，从艺术介入到融合，他们通过“多主体联动”的合作方式“融合”乡村，真切关注乡村自治权利的复归，关注乡村礼俗节庆的延续，重建乡村的情感和价值共同体。

许村：从“艺术”入手， 促进乡村社会复苏

渠岩曾是“85新潮”的艺术家，最早从事绘画和装置艺术，2005年以后转向摄影。近年来，他走访了很多省份的乡村，由此延伸发起了一个迄今已有10余年的艺术项目——许村计划。

“从艺术入手，仅仅是乡建的一种途径，解决乡村的实际问题才是建设的根本。”如何让艺术在乡村生效，一直是渠岩思考的问题。为此，他无数次进入山山西省和顺县松烟镇许村，与村民同住、同吃、同建。在他看来，只有村民把自己看成了自家人，双方才渐渐进入了一种共生状态，乡建的作用才能真正得以发挥。在许村，渠岩像创作艺术作品一样做了许多公共事务，比如带头拣垃圾，进而发展到村民一起拣垃圾；比如将电视剧《大山的儿子》拍摄基地的建筑外观保留，而对内部加以改造，该建筑现已成为酒吧和艺术中心……渠岩的这种将原有建筑物保留外观，而对内部进行改造的

事例，也引发了许村人对很多闲置失修的公共建筑如何使用的思考。更为实在的是，经过渠岩的多方走动和游说，每次一下雨就坑坑洼洼的泥地不见了，村子里第一次有了下水系统。艺术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因素无疑是古村落注入新文化的最佳方式。2011年夏天的“许村国际艺术节”像是对这个乡村改造计划的一次联动：中外艺术家的驻留项目和展览开幕，论坛上的专题演讲和建筑、规划及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的介入，使许村成为了在各种学科交叉维度下的乡村实践样板。如今，两年一届的艺术节已经成为许村的招牌，许村也从隐居于太行山的小乡村变为国际知名的艺术村。

“村民们早已将艺术节视为最重要的节日，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用艺术的方式在许村进行助学活动，许村的孩子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10年间，艺术家们在许村创作的作品都无偿捐赠给了许村当代美术馆永久收藏。”渠岩说。

今天看来，用艺术节庆逐渐复苏日渐凋敝的乡村自信和家园情感，许村既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旅游区，也没有变成以外来者为主的画家村，许村仍是许村人的家园，仍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许村的历史与生活。“许村计划”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渠岩找到了更适合于许村这个古村落的规划，避免了单一的经济发

展，也避免了外部过度介入的窘境，契合了乡村用自身方式慢慢复苏的规律。

青田：从“乡土”开始， 接续传统文明根脉

如果说，许村的艺术实践是渠岩摸着石头过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青田村的“再出发”，则是其乡建转型的一种必然。

自从担任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筑研究所所长后，渠岩便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包括邀请专家学者对青田进行调研，完成《村落空间调研报告》，不仅对青田的历史、自然风貌、现状以及周边村落进行了详细梳理，由此还制定了乡村建筑改造计划以及新的乡建模式。2017年3月，渠岩首次向社会推出“青田范式：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路径”，该方案以地方性为主线，九条范式涵盖乡村的历史、政治、经济、信仰、礼俗、教育、环境、农作、民艺、审美等各个方面，以建立丰富多彩的“乡村共同体”。

在青田的新模式中，渠岩有意隐去了“艺术”之痕，注重发动村镇企业家力量。他以“去艺术化”的手段，全面深耕乡村在地实践，重新思考社会的构成和人的处境。比如成立岭南乡村建设研究院，致力于对岭南地区乡村的研究、抢救与修复，成立青田坊慈善基金会，由乡贤和村民捐款，旨在敬老、扶贫、助学；实施



渠岩和青田村民一起烧番塔

“青田老宅修复”计划，让村民在真实场景中认识老宅的价值……

“礼失而求诸野”，是说在礼制沦丧后就要到民间去访求，这句话用来理解“青田范式”特别适用。近代以来，很多乡村中的民俗活动逐渐抽离了文化内涵，如青田传统民俗活动——烧番塔，本是乡村青少年的“成人礼”，但如今该仪式已变成娱乐节庆。2018年中秋，青田村请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在他的指导下，“烧番塔”被重新注入文化内涵，重现了青田的成人礼仪式，让村民们回到了曾经熟悉的礼俗传统中，让

社会重新认识了礼俗的意义和传统的力量。在渠岩看来，与其空喊不绝于耳的“文明复兴”口号，不如通过构建中华文明现场、接续地方文脉，实现对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归。

随着艺术介入乡村的热度持续升温，各类介入手段也五花八门，有的将城市美术馆系统的作品直接搬到乡村和田野，有的在乡村举办艺术派对，甚至还可见一些简单移植和照搬日本大地艺术节的活动。对此，渠岩表示，中国乡村面对的是信仰淡薄造成的危机，所以，仅靠形式单一的艺术表演以

及精英主义的艺术活动，无法解决乡村的深层问题，也无法触动乡村的整体复苏。“走出艺术乡建困境，重估和重建乡村的价值，需要艺术家和乡村之间建立起一种情感关系，避免精英主义的立场，尊重乡村主体，通过社会学、人类学调查了解当地村民的意愿，避免用遗产视角判断乡村的价值。”在渠岩看来，乡村拥有的是文明价值而非文物价值，乡村作为共同家园是神圣的、有尊严的，是最需要守护的。而艺术家则是一颗种子，在地生根发芽开花，从而实现对乡村的反哺。

左靖： 影响而非教化 持久而非一时

■ 本报记者 施晓琴



左靖（左一）与翁基寨布朗族小朋友在小展馆内合影

近年来，随着对农村的关注与艺术的发展，艺术介入乡村、社区的实践和话题正逐步成为当代艺术圈的重要关注对象。很多有跨学科经验和参与意识的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实践探索。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左靖是较早进行这一实践，并在该领域有着丰富经验和成果的一位艺术家。

自2011年起，左靖组建了一个包括策展人、画家、导演、摄影师、建筑师等在内的专业团队，先后在安徽黟县碧山村、贵州黎平县茅贡镇和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地区进行艺术乡建项目。日前，其组织的“景迈山计划”正作为艺术乡建的重要样本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展”中展出。

景迈山以普洱茶闻名天下，但景迈山有着更为丰富的其他自然与人文资源。自2016年起，左靖受云南景迈山古茶树保护管理局的委托，与他的团队一起对景迈山的乡土文化进行梳理，为景迈山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做准备。此后，左靖团队花了3年时间，通过田野考察来了解该地区的人文与自然生态、村落布局和居住空间、节庆风俗和日常生活，以及当地的经济模式等。他们也像社会学家一样对景迈山上14个传统村落进行具体的调查和统计，并用绘画、摄影、影像等方式记录当地民风、民俗、民艺和宗教信仰。最终在此次展览中通过“概况”“日常”“信仰”“茶林”“人与物”“建造”“另一种背景”“天灯的故事”和“拾遗”9个单元，向都市人讲述了遥远的景迈山故事。

区别于其他艺术乡建范例的是，在实施“景迈山计划”时，左靖并不是完全参与到当地人的乡村建构中去，而是邀请了一批关注乡村的艺术工作

者前往驻村创作，借助他们的作品让山里人与外人看到另一个景迈山。他是用怎样的方式来集结如此多不同门类的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来做驻村创作的呢？左靖说：“我像是一个导演和编剧，会根据需要去找适合的内容来完成剧本。近两年来，我邀请了一些艺术家上山，邀请的原则是，艺术家之前的创作必须与委托的创作有内在关联。比如路丹，他以前拍摄的《素歌》系列是关于云南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使用早期湿版火棉胶技术，使成像具有一种历史穿越的‘错觉’魅力，所以我请他过来拍摄同样偏远的景迈山少数民族；何崇岳的一个摄影主题是有关高速公路和乡村中的计划生育宣传栏，以及以合影的形式表现乡村的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的现状，我就请他过来拍村寨的大合影。”

由于村民的文化程度和艺术审美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如何有效地使艺术介入乡建，选择合适的手段很重要。2017年，左靖团队在景迈山翁基寨举办过一个“今日翁基”展，得到了村民的良好反馈。

左靖告诉记者，考虑到当地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他们选用了绘本、图表、摄影和影像等容易理解的表现形式。“有不少当地人反复去看这个展览，包括布朗族的头人后代、文化学者，被称为‘更丁’（唯一尊敬的人）的苏国文也细细观看了展览，还说以后要多跟我们讨论。还有一些村民的想法更‘超前’，他们问，能不能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厂房里也贴上这样的手绘，放上这样的视频，这样以后有客人来，问起关于茶和民族文化的的东西，就可以直接看这些内容，能省去很多力气来解释。”左靖说。

事实上，左靖从一开始就把景迈山的展陈设定为“乡土教材”，希望让村民，尤其是孩子去了解自己村寨的历史

文化，以此实现乡村教育的功能。而在一年多的调研过程中，左靖也发现景迈村寨与其他“空心村”不同，如芒景村和景迈村都是人口净流入村，各类人才不断向景迈山集聚，村寨的生产和生活充满活力。“近年来，景迈山受益于茶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农民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其所属的惠民镇和澜沧县的平均水平，这不仅增强了村民的消费能力，也让他们更有余力和能力参与管理村级公共事务。由此，我们打破了最初的一些预设，不断调整工作方向，增强村民的参与度，某些方面还让村民来主导。我们团队希望和当地政府、村委会和村民一起协商，生发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不是我们离开后，一切又回到从前。”左靖说，“我特别不想做那种热闹一阵后什么也没留下的事情，我相信与村民的平等合作会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微更新’，是影响而不是教化。”左靖也清醒地认识到，相较于经济来说，文化浸润乡村的速度会特别慢，需要很長時間。而文化和艺术的介入，也只是乡村建设诸多方式中的一种，是一种特殊的思想与行动的方式，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面面俱到。

对于在艺术乡建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左靖建议，一定要做适合自己的事情。“比如在景迈山，乡土文化的梳理、展览和出版是我们的强项，勾连城市和乡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是我们的目标，而项目的可持续则需要依赖政府支持和村民的参与。”这些内容最终被左靖归纳为其团队“服务社区、地域印记、城乡联结”的工作原则，“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的方法步骤，以及“向乡村导入城市资源，往城市输出乡村价值”的实现路径。由此，才能构建一个城乡互动的共同体。

靳勒： 偏远的小山村就是一个美术馆

■ 本报记者 梁腾

2008年，靳勒结束了3年的“北京艺术家”生活，回到老家石节子村创办了国内第一个乡村美术馆——石节子美术馆。在那里，他将自己所认知的信息利用艺术手段分享给村民，让村民有机会与艺术、艺术家发生关系，并提供给他们去大都市考察的机会。他想用艺术改变乡村，被村民们看作是能人，推选为村长。

石节子村隶属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镇，是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全村13户60多人。石节子美术馆的特殊之处在于整个村庄就是一座美术馆，由整个自然村的山水、田园、植被、院落、家禽、农具、日用品及村民生活构成，每家都是展览厅，所有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都是艺术的一部分。如今，石节子村也因艺术的介入而变得声名远扬，成为十几个艺术院校的社会实践基地。村民也参与到各地的艺术活动中，包括兰州、西安、北京、上海，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德国卡塞尔等地。

目前正在北京白盒子艺术馆展出的“谁的梦——石节子十年文献展”，以时间为线索，通过2008年至2018年这10年来的数百场活动的文献资料及大量图片，再现了石节子村的村落面貌以及石节子美术馆的艺术实践和社会交流。而对石节子来说，它的建设和发展也离不开艺术家靳勒。

艺术的影响是乡建的机遇

美术文化周刊：你是最早一批将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艺术家之一，在你看来，艺术乡建对于当代艺术和乡村发展有哪些意义？10年的艺术介入给石节子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靳勒：当代艺术应该与这个时代有关，应该与村民有关。艺术进入村庄，打破了当代艺术精英的坛罐，扩展了当代艺术，一种新的声音的出现。石节子村是自然村，海拔1300多米，因村边有花岗石，村民错落分布在8层台阶，一台一台，一节一节而得名。退耕还林后，村里每人不到2亩山地，只能种植些果树、花椒树，靠天吃饭，十年九旱。后来，年轻人知道外边可以挣钱，便离开家乡到城里打工，而五十岁的中年人则在县城打工，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村里种果树、带小孩。

10年来，断断续续来到石节子的艺术家有四五百人，如果加上媒体和外来游客，大概有五六千人。现在的石节子依然有13户人家，老龄化严重，以前就是一个被遗忘了的边缘化村庄，如今，在艺术的影响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正因为有人关注，我们可以

做一些公共艺术。让高校公共艺术专业的同学来村庄，了解村庄、了解村民，使用村里的材料进行创作。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也只有40年，艺术界视野乡村实际上是被忽略的，所以近几年才会有艺术家、学者关注乡建。石节子的变化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and 方向，对探索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近年来，石节子美术馆为这个乡村带来了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也是石节子努力得来的机遇。10年来，“石节子美术馆”的艺术活动影响着每一位村民，帮助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闻，丰富了业余生活，另一方面也帮助村民建立了自信。

美术文化周刊：在艺术融入的过程中，你是如何带动村民以及让他们接受艺术介入乡村改造的？

靳勒：实际上是我领村民去了一趟卡德国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他们感觉到很有意思，认为艺术可以让他们免费出国旅游；艺术家赵半仙领着他的熊猫艺术团来和村民一起举办春节晚会，还给小孩发红包、每户分猪肉，村民喜欢。自然相信我，希望我能

为村庄做点什么，就选我当村长。我们每年都会做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举办过“电影节”“国际戏剧、环保、教育”论坛，与北京“造空间”合作的“一起飞—石节子村艺术实践计划”，西安美院合作的“乡村密码—中国石节子公共艺术创作营”，兰州城市学院合作的“专家教村民学陶器”等，我们共同努力到了今天。石节子美术馆的核心就是村民，通过艺术让他们树立信心并有尊严的活着！



2009年，“交流”石节子美术馆开馆展举办。